

演誨初步

演講初步



新知識初步叢刊

孫起孟 著
生 活 書 店 發 行

目次

一	引子·····	(一)
二	演講的意義·····	(二)
三	演講的訓練·····	(三)
四	怎樣『演』·····	(四)
五	怎樣『講』·····	(五)

一 引子

記得小的時候讀『論語』，對孔老夫子大爲佩服。只是讀到『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』，心裏頗不以爲然。君子要『敏於行』，是沒錯的，爲什麼要『訥於言』呢？當時教『論語』的先生講解道：有一人儘說不做，成了空談家，所以夫子要拿『訥於言』的話教訓他們。然而我想，這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話：空談家的毛病是在不『行』，那還得要他們在『行』字上下功夫，叫他們『訥於言』，甚至『閉着鳥嘴』，未必就能『敏於行』吧？

年紀大上去的時候，常有機會聽老輩描摹鄉里之間的一班『賢達』，一開頭往往舉出的特點就是：『不苟言笑』，那一位會說話這一類的優點——大約近乎孔子所謂的『巧言』吧——簡直絕對沒有聽到過。似乎這一班『賢達』，生了嘴，是專爲吃的，並非爲說話的。對於這一層，我也老大地懷疑着；雖不敢說，心裏總覺得惋惜：這一班人，如果能言善說，豈不更好呢？

慢慢來往的人加多了，而且竟能和鄉之賢達『親接聲歎』，覺得他們並不比一班人少說話，反之，倒是說得很多而且說得很好的。真真『不苟言笑』，或是不隨便說話，譬如在家裏面，是所謂『下人』『奴才』一流的特色。於是我的疑團更大了，再想一想主張『訥於言』的孔二先生，

『論語』裏不儘是他在『子曰』『子曰』麼？

等到這疑團打破，自己已在世途上奔波了一些日子，或是親歷，或是旁觀到社會上的一些詭譎風雲。社會中的黑暗勢力是禁忌真實的話語，乃至一切的話語的；黑暗的統治的特點便是『無聲』。許多勇敢的話語和勇敢的說話者都被黑暗吞噬了去。黑暗的勢力以種種的威脅來嚇退話語；話語少了的時候，說話聲音低沉下去的時候，這社會，這民族便顯得非常衰弱無力。反之，這社會裏如果還有真的話語，大的聲響，黑暗的勢力雖已爬到統治的寶座上，也還是要掉下來的。我們可以這樣說，社會的進步與退步和話語有無，有着『函數』的關係。

這道理，不消廣徵博引來證明。我們祇要想一想茶館酒樓裏貼着『莫

談國事』條子的時候是怎樣一番光景，現在鄉村角落裏都有時事演講或是宣傳隊的足跡時，又是怎樣一番光景，便可恍然了。

說話的禁忌，我們是必須打破的。每個人有說話的權利，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義務。我們不但要求說，而且要求說得好。這一點是任何人都應該做到的。

神聖的抗戰爲我們解除了不少的束縛，在大家的不經意間，爲我們衝破了說話的禁忌。許多以前想說而不能說的話，現在都說出來了。許多以前不說話的人，現在也說起話來了。抗戰帶來了說話的解放，而說話的解放對於抗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，這話怎樣講呢？請看自從抗戰爆發以來，

有多多少少的人，利用說話這一方式，作了無數的有利抗戰建國的事情。最顯著的一種便是『宣傳』。無論是演說也好，無論是演劇也好，總得要開口，總得要說話。這說明了說話不但是很必要的，而且是很重要的。

我們再要朝前看。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要具備怎樣的條件呢？我想很重要的一項，便是他要有發表自己意思的能力。自然他可以運用文字來發表，但在更多的場合中，他必須運用『嘴』這工具。他要能演講，發表自己的意思；和別人談話，同別人討論，如果不長於說話，這將成為他的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大缺憾。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，是不應不會說話的；有多少關乎全國或公衆福利的事情等他評議，討論，鼓動，辯難，不會說話，將使他不能享應享的權利或盡應負的義務。由這一層看，說話的

重要性更爲顯然。

再就發表的另一工具——文字——來說吧，與說話也有莫大的關係。

作者曾在了一本小冊子裏提出過『口頭作文』的主張。扼要地複述一下，作者提出了如次的意見：第一，作者從實際寫作的觀察中，發見寫作上的基本缺點，是由於說話習慣的不準確所致；第二，根據這一觀察主張寫作的練習應該同時注重說話的這一方面；第三，確認說話是作文練習的最廣泛，最重要的一面，不要把牠局限於單純的文字的運用。『出口成章』，原是一句讚美長於文才的話；現在我們要把這句話作爲寫作的一個最低的標準。『文章』在那裏做呢？『出口』便要做；而且也只有這樣做，作文才獲得一條平坦的踏實的途徑。由這一點，我們又可看出說話的另一重要

性。

有人看到這裏，也許要笑作者爲曉舌。以前有人作一長文，勸人靜默，這是無聊；可是，講了半天說話的重要，不也是多此一舉？勸人靜默，自己就得開口；就是不闢揚說話的重要，人們也未見得因此緘口。作者的愚見則以爲人們固然都在說話，但話怎樣才說得好，卻未必個個明白，特別是說話之一種，叫做演講的，更是件易做難精的事。你如向人問，尊駕會說話麼？他必怒以爲你侮辱他；假若你請他演講，他又必謙以爲不能。實則演講祇是說話的一種方式，理無二致。既然大家都以爲說話是本能，演講是不會，則我們在下面就拈演講一題談談吧！

二 演講的意義

演講這一定名是非常確當的，因為牠指出了這一種說話的方式的必不可缺少的兩部份——『演』和『講』。演講是要開口的，是要講的，這一層誰都明白，但那『演』字往往被人忘却了。許多的演講者只『講』而不『演』，結果便不能收得很好效果。讀者諸君曾看見過這樣的演講者麼？站在台上同背書一樣地講着，身子動都不動，有什麼手勢更不必說，臉上是毫無表情：這樣的演講往往成了絕好的催眠劑。什麼原因呢？他已經盡了一半的責任，但也丟掉一半的責任：他『講』了，可沒有『演』。沒

有『演』的『講』不是『演講』。有着應用『演講』這一種說話方式的需要時而運用了別種方式，無怪這一席話是說不好的了。

所以，演講是不能單憑若干表象就可斷定其有無成敗的。有講台，有聽者，講者有說話的材料，有宏亮的嗓音，……這些都是演講的表象，有了些表象而沒有『演』，還是不成爲其『演講』。『演』是使普通的說話發展爲一高級形式的主要因素。

『演』是什麼意思，『演講』的『演』就是『演劇』裏的『演』，我們知道：一個演劇者如果不『演』，那他將成了一個台詞的傳聲筒，等於一個幕後的提示人，舞台上固然沒有這樣的劇人，但拙劣的演劇者之所以爲拙劣，失敗的主因是在此。演講者呢，正同演劇者一樣運用面部的表

情，身勢，手勢，乃至一切的可理解的動作，使他的講話『劇化』(Dramatized)起來，這樣，才算是演講，才能收得演講的特殊的效果。

要問其所以然，我們不妨向更淺顯的地方去想，來說明。記得有人曾提出一種空想的主張，就是以播音來代替今天學校裏教師在課堂上的講授，這主張自然馬上受到教育家的呵斥，理由說是，這樣辦，師生間的精神感召交流將無從進行，我想爲這『精神』二字進一質樸的解釋，便是學生看不見先生的臉，身子，手勢，動作，是不『過癮』的。上課這件事——演講也一樣——學生不但要『聽』，而且不是看一回，聽一回，簡直是聽和看交融在一起的，眼睛雖只管『看』，但他能加強聽覺的感受；耳朵雖只管『聽』，但牠能加強視覺的感受，倒過來說，情形也是一樣。我們要『

看』有『聲』電影，單就『看』說，有『聲』無『聲』有什麼關係呢？但人人畢竟是要『看』有『聲』的——這句表面上看來不大通的話裏卻含有真理。所以，儘管卓別靈先生不贊成有聲片，有聲片還是取得影片的統治地位，就連卓別靈自己的片裏也不能不配音；同理，播音事業儘管發達，也決捨不掉教師的飯碗。這一段說明，作者相信能使讀者諸君澈頭澈尾地明白了這一『演』字的意義。

由上面這些話中，我們似乎更可提出一層道理：便是『演』和『講』的關係，演和講是演講的兩個很重要的部分；我們決不能只注意『講』而無視了『演』，也不能只注意『演』而無視了『講』。把『演』還原於『講』或把『講』還原於『演』，都是不對的。緊跟着，我們必須指出『演』

和『講』也並不是對立的，分割得開的。演的講的都是同一個人，出於同一個人的動作怎麼分得開呢？再則，演也吧，講也吧，都是向着同一個目標做，講是『這樣』講，演自然也得『這樣』演。三則，在聽者的感覺上，演和講是整個的，同時的一句話和一種手勢在效果上只造成聽者『一個感象（Impression）』，而不是『兩個感象』。由是可知演和講是分不開的。這道理是我們演講訓練的一個基本原則：關於演和講的技術，固然可分開來注意發音，手勢等等，但這些技術在實際訓練和應用上，是必須聯繫起來的。

三 演講的訓練

演講的造詣是不是可以『訓練』得來的呢？

有人的答案是否定的。他們採取了一種幾乎近似宿命論的看法，歸之於『天才』。

我們常常遇見這樣卓越的演說家：儘管是一個平凡的題目，一件平凡的故事，一層平凡的道理，在他的燦花妙舌下講出來就放出了異彩。他們可以叫人坐聽幾個鐘頭而不知疲倦，甚至廢寢忘食。寧可犧牲吃飯，演講不能不聽的傻事，我們自己就曾幹過。偉大的演說家使人愛，使人喜，傳

給人一切的感情，甚至使人起來有所動作。死的威脅有時都能爲卓越的演說掃除的。

對於這種人的演說，不免要『嘆觀止矣』。怎樣解釋他們的成功呢？有人說，他們是有演說天才的。

『演說天才論』對不對呢？作者以爲是不對的。勉強分開來說，演講可以動人之處不外兩部份：一是材料，一是表現的技術。材料之能否引人入勝，決不是靠『天才』來規定，這要看講者對所要講述的題目有無豐富的經歷，清澈的理解。譬如一位先生講『一二九運動』這題目，如果他既不是親身經歷，又沒有搜集得充足的材料，更不能對之作精警準確的分析，那無論他是怎樣了不得的演講天才，還是講不好的。豐富的閱歷，清